崑山人物傳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

吴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訂

皇明崑山人物傳

呂昭　子旦

呂昭字克明性耿介博通經史卓然有古人之志洪武辛未薦試徐州訓導九載化洽還浦城縣縣丞浦多蕪地而民特貧不堪耕作公捐俸給種使民雜治之期年田野盡闢浦民永賴焉爲植雙松于庭且歌之

文皇帝即位詔求賢天下監司上公治行超知

沁州瀕行父老持金固請公曰吾無劉寵之愛敢爲父老留一錢哉卻不納既抵杭則已無買舟錢矣公在沁州清操弥勵廉能之聲聞于遠近前後凡六年沁州大治初公之涖沁也道經徐州堅氷塞川公未挾纊徐諸生爲製一毛裘贈之風雨瀟瀟策蹇驢鼓篋而去子旦字寅伯以詩經聯舉永樂乙酉鄉會試甫釋褐奉勅伐木湖湘又督閘平秋稅皆稱職超拜河南僉事嚙氷茹蘗清冠中州亡何坐寅長註誤事被繫長蘆凡十年免歸宣德初廷詔求賢復起爲建

昌府推官折獄明允再滿考疏乞養毋詔許之歸視其家環堵蕭然發篋得故所受詩經一卷拂拭塵綑口授生徒以此終其身

論曰國初士大夫多𡨹凛自持廉無害時運固然如呂氏兩先生其天性矣俞憲初第沁州誠之苟酌貪泉死不歆祀中州之政惟龔惟水溪毛盂飯亦饗吾清語云死可復生生者不愧是父是子其衾影之自信何如哉余毎式先生之墓黄土童童馬鬣林立欲問其墓門之石而故老盡矣悲夫

龔詧

龔詧字叔言資性兼人耳目所際無不曉了嘗讀太史公書未匝歲誦論如懸河人或試之可盡卷不錯一字里人異焉時郡守方推選奇才貢京師里人相與語無如公者然畏連坐法遲回未果又不敢祕竟於後期乃補博士弟子十一年以春秋經應文學科選授岳州學正律已造士諸生多興於廉直所得俸推贍二兄爺廚索然讀書不輟岳諸生有以通鑑贄者公受覽卒業便封還之謝曰已拜貺故不欲儒家

無餘籍也既數年岳州陞爲府公詰關候調與守偕見上上問守一切民情物力守震慴莫能對公舉止嶷然上顧曰是官何爲者對曰臣岳州學官也代守條對甚悉言多扼要上喜曰此可給事朕廷遂拜兵科給事中未滿歲超爲科長獻替可否侃侃無所規避會有密旨將易儲嗣公上疏論之甚力上怒叵測詔籍其家僅得賜絹三疋上色動謫戍五開衛不一年卒

論曰吾鄉盖有儒家六龔氏其苐三姓云　高皇帝

六年始置六科掌糸駁糾劾之事顧必有所試之龑
先生以學官代守對数言遇主竟于切直以死斯何
負儒家事哉然攷其家乗不詳載疏中語但云以易
儲故夫其時有所諱而不敢盡耶其子詡金川門之
慟夫有所授之矣世謂先生未竟其志然有子竟之
何擇焉雖然非獨其子能也即先生之配王孺人者
亦烈女也五開之役泣别中途白骴自保教子述事
忠孝節義凜於秋霜盖儒家之致效若斯焉巳

陳皡　從子助　助子諫

陳皡字孟東少孤貧不能就塾師學明律數給事縣庭會鄖城芮琳掌縣事推擇庭吏必知學者見公衣青衣骯髒堂下而年特少目矚良久辟爲縣從事諭令就學公以間從林松谷鍾說春秋偶江雨桓說詩二業並興遂淹通五經之義臨池限韻無不圓美然氣不加溢青衣如酉如初通政使趙公治水吴淞一見嗟異曰儒生也異日必爲良器久之應募府書記從豊城伯平交趾以年勞授會稽知縣會稽民久習慓悍弁髦官長不就縣役公至重懲其尤黠者數十

人民趣令惟謹說者謂有鄢城治崑之風焉三年上
計會廷詔求賢公上疏畧曰竊見河南僉事呂旦
奉旨伐木勞著湖湘徵稅開平軍儲允賴四知絕暮
夜之金一清凜氷蘗之操加以長蘆被繫磨礪十年
懸罄屢空愈勤學問可謂聖世遺賢允宜不次上納
之詔起旦推官建昌尋貶公知淳安縣淳安之政一
如會稽致仕還家常不自給從子助字賢佐少從鄭
介庵沈倥侗輩講學談文里人號爲十鏵而公最有
清才能爲長短詩歌日數十章斐亹多佳句精率更

令書法旁曉古今篆隸又能寫喬柯竹石倣漢晉印章正統初嘗以薦授桐廬縣丞九年陞知臨江新淦改金溪縣有能聲六年自免歸公有曹李浜腴田三百畝健奴數十人賣鮮于市取充伏臘賓客不更置產年五十六卒子諫字敬言棠邑訓導天順中將葬金溪公馬鞍山北鳳凰石下遇唐姚仙客妻張夫人墓輒爲文祭而掩之避三尺爲穴兆介庵闡之稱爲吾門士云

論曰昔芮侯治崑自洪武二十七年迄永樂十三年

幾于長子孫矣考侯在任奏免事故包荒田粮十八萬三千有奇開濬吳淞江淤塞二十餘里觧遣催粮勾軍官校牢禁里甲駢首淹滯者數十百人械送旗軍娶婦生子于邑者二百餘人有利必興無弊不革開闢擴清之功于是爲大而淳安公適見推擇卒成令器此其磨礪人才之益豈容泯滅而論者何沒沒也國初三賢無方不遺莞庫故所時有如淳安之遇雖曰會其時之可爲乎自非芮侯勸學何以至此士子一釋泥塗不復知學終于不振者可勝道哉金溪

多才知足不辱棠邑避地澤及枯骨予故并録磚志
不嫌諄複亦庶幾介庵訪遺之意云爾

志曰夫人京兆人值安史亂離宗族崩喪夫人幼
歲辟地江南祖考名爵無得而稱爰及不惑歸于
姚氏貞元七年十一月廿八日終于私家春秋六
十有六以十二月廿八日葬于馬鞍山北原子長
曰清次曰昕後有銘十二句皆四言不書撰人姓
氏中有天不祐善落我舜華疑仙客自撰

龔詡

龔詡字大章父詧官黃門以諫易儲事戍五開詡方三歲時法嚴戍者不得以親屬行先逮公母子四人既就道多病亡而公最幼獨免會赦東歸遇黃門西楚道中匆匆泣別未久黃門死五開公從母依外家居春和里而幼伍之籍旁午于道積移至四百餘紙責縣官甚急賴宗人清惠公保持之毋又多賷金自衛徼發稍緩年十四白母詣闕候補得遼陽踰年逮文君閔公直諫子又稺小不堪遠戍調守金川門公即金川門守戍乎乃志在王室懍懍多匡衛之算

靖難師起從軍淮陰會統兵敗績力收餘衆復守金川壬午六月十三日靖難兵逼金川門谷王橞以門降守者奔潰公奮戈適之不中低回走郊外冀得一當以安社稷俄宮中火起乘輿遜避始大慟遁去匿江陰常熟間然時聞竊竊追討聲夜走任陽寄馬陳二家二家故多藏書頗修朱家郭解之義乃匿公大囷中公即讀書其間上討皇古下漁百氏几榻盡穿多所纂述而又時時乘夜渡婁省母旁皇舊游家冷吟孤嘯嘗有童汪非怯當年事爲有慈親在故園之

句讀者傷之　章皇帝即位詔寛軍伍公始仍侍母崑山而是時周文襄忱籍田江南具禮相就公爲條上便宜二十事次序行之東南以安居無幾有詔調公鎮海軍而母王夫人卒公斑白毀瘠孺慕終身自惟髫稺之年見比閭子皆有怙恃我獨何人春露秋霜感思深至觸事悲號幾廻病絶母子甫合何辜至此既久之文襄欲處公師儒之任已定議蘇松閒公不可文襄躬辟之公泫然曰即詡非食祿之臣仕亦無害但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遂去不復見築逸老

菴虞浦上讀書鼓琴其中著野古集若干卷大都忠憤之氣光芒陸離不可磨滅云公身歷八朝年幾九袠沒齒況論綱常攸賴前際後際才有揔萃者焉

論曰揚子雲言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豈其爲安節先生言之也吾觀先生蓋經世之雄不遇嘗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以還矢黃門不負天道而世之論者逡巡觸諱不欲正明其當日投戈歸田之槩編籍隱遯故不知就所著書已見行事非獨垂空文以自雄者也文襄百世之譯藉有先生亦少槩見矣

穆廟神聖首詔卹錄壬午諸臣故先生得在廟食之列當時撫臣張佳胤抗疏請祠張黃門棟始得盡傳其事無所避諱此所謂景星鳳凰爭先睹之爲快者耶嗟乎五閱百年之目至是可瞑而 建文皇帝故不乏王宮守衛士矣天道神明焉可誣哉當撫臣題祠時江右龍宗武寔署先生事其詞曰龔其至性天植篤忠義於童幼之時高標代希挺耿介于阨窮之日身非官守痛國難而悲慟無窮運屬天移矢臣綱而堅持罔變至于蔵名易姓竄伏江鄉辟聘數臨力

辭不起方之周武應天順人而夷齊獨耻食其粟可謂千古同節者也及考伊父以直諫死遠戍伊母以氷節撫孤童孝義忠貞一門共萃豈非蘭生幽谷無人自芳者耶其視死事諸臣雖得褔不如其慘而抗志各極其崇慷慨殺身從容就義故難以優劣論矣于是撫臣是其議請于朝制曰可

劉璉

劉璉字廷璉永樂十年進士擢拜陝西道監察御史論事諤諤無所避就諸權要凜凜憚避之尋陞山東

布政司右參政洪熙改元上念邊將無文多踈脫議
選方面叅贊軍務督理邊儲公與沈固周顒劉紹同
見任用參政宣府宣府故當阿魯台兀良哈出沒之
處自黃花鎮抵大同平遠堡延袤一千二百餘里地
勢荒落墩堡耗廢公至督諸揔兵官整理文書商確
機宜修廢舉墜漸致殷富宣德十年轉戶部左侍郎
仍兼巡撫皇帝若曰乃者西顧移衛獨石開平一帶
惟卿守之卿秉公正之心勵廉潔之行勤謹詳明夙
夜無懈爾其益供乃職用紓朕憂公拜命竦然積資

二十八年終始一節武夫悍卒承奉手釆如恐不及軍民人等乃至老婦稚子裔夷君長咸若其政安其俗已已之變井源敗報踵至王佐跪伏草中人民糜爛蹂踐無餘而公嬰城固守屹然獨存景泰二年致仕旋卒殮手足外了無長物遂藁葬通州天順間葉文莊參政山西奏公在邊年久保障有功乞恩褒卹

詔賜御祭一壇遷葬崑山馬鞍山下

論曰國家肇造區宇邊防整飭自　仁宗選用方面始一時諸臣駸駸稱提督重權矣乜先之亂六師陷

沒紫荊白羊獨石馬關諸寨相繼失守而開平八驛以劉公獨存斯何愧守社稷之義哉然猶不免致于大法道死通州文莊所爲跪請于朝謂此老不宜槀葬沒沒也昔李襄敏以都御史揔督邊儲隱然長城萬里其修城繕堡積草聚糧都不改劉侍郎之舊是何忝畫哉玉山之陽峩峩馬鬛即其裔不可復攷而公故免首丘之恨矣悲夫

夏昺　孫津　六世孫禹錫

夏昺字孟暘精書法以庠生膺薦預修永樂大典建

成授河南永寧縣丞永寧古熊耳地人物都焉而云
以時方凋瘵惟綏和爲務不蘄皎皎之名會管天壽
山公受牒送徒徒多道亡謫戍隆慶大學士楊榮薦
書內典召還擢中書舍人久之致仕公性恬澹與人
交一不擇便利恂恂如也善繪雲山嵐樹識者比之米
南宮高房山老壽卒長子欽欽玄孫禹錫次子錦錦
子津
惠津字時濟性至孝好學有文正德十二年鄉薦選
受象山縣知縣政務近民遷杭之昌化昌化故有學

羅樹一株初夏花開香聞十里公嘯咏其側曰此真
花縣也如安仁憔悴何未幾病還昌化民遮道泣留
之既歸作夏氏世譜卒
夏禹錫字九範性靈穎一覽便能得書義之所會了
然心口吾髫謁歸先生進爲上座弟子諸弟子學于
九生者多忘年禮之浮沉諸生間不大售時有絕特
之知太守王道行知之特深呼爲上友同里有沈君
充俞者好古文詞饒俠骨迎君鄧尉諸山中冥搜丘
深典墳古書刺槧標位且述且作而下及彎劍扛鼎

小覆姑布之數無弗研覽與人語必具首尾雜以諧謔人人絶倒廣讌曲席爭迎致先生爲快里後俊問義輒傾倒不能休曰吾古文何必不如今人吾時文實勝古人時以爲實錄云嘉靖間諸大家多有竊其文掇巍科者而先生藍袍自如毋就記室半齋魯燕謝闈截之擢夢游山水雙屐未試先生嘆曰嗟乎吾安得似曩者鄧尉時不徒托之空言也章亭寂寂玄鬢盡改對客圍棊半勝而卒時年七十二先生所著書藏其倩趙弘誥徐碩家時義走人間後進皆誦法

之

論曰帰先生叙夏氏世譜言方谷珍之亂夏氏殲戮殆盡獨中書父亮方孩毋抱以逃適海虞雙鳳里朱氏因冒其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以故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曰君實父曰文通以及亮云象山之政不能詳世譜一書可謂克家幹蠱葢嘗反覆叙言原原本本若河漢而無極也豈夏氏之譜待帰先生文而傳者耶禹錫與其兄禹功弟禹範皆出先生門下知先生又爲

寒泉凱風之思宜其有味言之矣予嘗過九範先生拜中書墓環堵蕭然使人捲涕而象山塚在顏震寰山園中小閣之左覆土爲岡以資游目而馬鬣不可問矣九範既老嘗語其子幼良吾百年後會從中書游此也

周弁　從弟璵

周弁字景星少游膠庠後以太學生理監筴淮揚搜剔姦利商人畏服之頗爲六館士所稱說授四川嘉定州蒲江縣知縣縣故臨邛地在京師萬里外土風

囂雜不可處公至頗用明恕一切與之休養而潛化之蒲民安焉會持服歸旣闋補閩之連江其治連也如蒲而加愼焉嘗曰吾曩處卭笮之鄉形勝有餘意思不加戚今雖官天府之國恒懼其渝也不加欣聞者韙之後引年自罷家居不喜飲酒日親魚鳥爲樂聞子弟課誦聲輙如也從弟瓌

周瓌字季溫受春秋林先生鍾遂通三傳初授爲程教諭陞臨江南昌二府教授所至以師道自負督率諸生方嚴有法每相與講析經傳苜蓿閒燈火熒煌

嘗至夜分乃罷後以臺省薦入爲都察院照磨尋拜監察侍御史每有奏訖多軍國重務侃然正色不避權要用是秩毀遷鄭府長史剛心正骨如在御史時以疾卒于官

論曰鄭先生誌蒲江公墓自言往時嘗見其父天澤翁御史家輙述其往來江湖之槩履夷如險也以故夷險俱得焉蒲江之宦川閩不改父道卒亨於官予又見周氏宗老稱康僖小御史以前有御史故盖御史弟璣者康僖曾父也往聞康僖在臺中動引其家

先御史自礪可以知其賢矣而志皆不載其行事何
也

虞祥　子震

虞祥字仲禎敏穎絕人弱冠馳聲黌校問無學者自
喜之氣永樂辛卯中應天府鄉試式旋以乙榜選授
金華府儒學訓導弘奬人才各充其量滿歲掌教上
虞上虞子弟烝烝向風達材尤偉宣德乙未選除禮
科給事中未發墜掌科事僧覺貴者髡猾也搆中使
創造毘盧閣僭擬非度公劾奏毀之置貴于法或謂

公欲爲韓昌黎耶公笑曰不然先皇帝頒佛經四方
貴璫承旨轉相煽惑塔廟寖盛禁城何地豈容此輩
猖獗乎昔　高帝命造僧人周知冊聖意云何且不
見近者唐賽兒妄稱佛母幾溷青徐矣聞者悚服尋
陞通政司右叅議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正統癸亥進
地官侍郎改少司馬授嘉議大夫甲子春巡視畿輔
賑窮挫豪民賴以安乙丑九月十七日卒于位訃聞
天子傷悼命官諭祭營葬祭酒李時勉銘其墓子震
字啓東別號常春散人散人性高介不樂仕進其先

司馬卒無遺貲僦屋養其老母李氏余子俊請爲部司務辭甚力手校遺集至老不倦自漢以下詩人都能辨其體製工拙其譏切時事尤見風骨云

論曰予讀李祭酒志虞公墓文詳而不諛其謹飭持大體之致隱然自見于言語諒非祭酒不能爲此作也祭酒折脇再聯言事不輟豈妄許人者乃諛墓耶奏劾妖僧自是大臣防微之漸如夏忠靖長揖法王與侍郎政一膜流出耳常春散人僦屋養母讀書高尚絕不言臣父清以成侍郎之大父作子述優游百

年雖曰不富貴吾不信也

夏㬌

夏㬌字仲貽少有奇徵七歲能楷書善屬對御史范敬先行學儒生周暉以公見御史口占詩句試之應聲而荅屬辭新警御史大奇之邑令芮子翔館以賓禮其學日進十三受春秋司訓盧從龍而是時太守姚善行縣甚奇公姚既被難詞連司訓諸生皆遯去公誓死相依屹不動盧注目語人曰今孔融也永樂甲午鄉薦明年登進士第選爲翰林院庶吉士預纂

性理大全以善書召見　太宗覽其名曰旁永語之
曰日宜在永上公就御正之今文日之上永自公始
也明年扈蹕還南京未幾駕幸北京公留南　仁宗
監國與舍人朱孔陽秀才淩晏如俱直東華門凡所
摹畫無不稱旨戊辰召赴北京書宫殿榜明年修三
藏內典公書第一辛丑授中書舍人　仁宗登極學
士楊公榮請公直文淵閣宣德閒陞吏部考功司主
事仍典文翰正統初纂脩兩朝實錄書成賜白金文
綺尋詔書皇陵碑加承德郎戊辰以侍郎曹義薦守

瑞州瑞古筠地疆土沃衍公課農耕之年穀屢登遂
興文教嘗訪蘇文定東軒想當年種竹植蘭與其兄
子瞻過訪之處慨然久之景泰壬申朝京師遂陞太
常少卿賜誥命階中順大夫歲丁丑　英宗復辟進
正卿授嘉議大夫時年七十引禮致其仕又十三年
薨于家賜葬迎鍾浦廕子一人長子鉞讓廕季弟鎡
善事太常脩園亭竹石之養次子鐸字文振以字行
公嘗進其書　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舍人大理寺
右寺正次鎡廕補光祿寺署丞

論曰予從白庵遊拜先生遺像如真官仙宰眉眼秀出簪笏儼然故當名聞海外欲無間其書翰矣考徐有貞壽藏記先生生而數驚不可止至舞象時猶然父携之崇明觀見列仙而喜遂不復驚豈其來有所自耶不然先生以經術進寢承恩眷賜第宅免朝參羅鍾皷于堂珠圍翠舞其側絹素一出能令朝鮮日本暹羅海外諸國懸金爭購豈偶然哉先生在東朝與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實莞機務非簪筆備顧問而已也而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故足

重耳世傳先生爲人灑落篤于倫誼兄昺戍隆慶第
杲亦從坐先生徒步往省脫杲于難薦昺爲中書舍
人以此爲孝友之證此不然先生幼不負盧司訓况
乃骨肉手足哉蓋作傳者絕其生平之一事而非所
重也夏氏竹淄天下久乃益噪書法在歐虞間故不
識與陳文東何如矣

梁棟　子昱　孫紈

梁棟父孟鏞洪武中嘗爲舘陶主簿指衆食貧乃贅
其少子鎬民家毋意甚憐將行嚙鎬背識之灑淚而

別孟鏞既卒棟思鎬不置白母詣館陶已失主家所在不復見鎬嗚咽奔還爾後隨所至輙求之垂三十年而棟意弥戀後以事寓居華亭東禪寺僧舍會天大雨有一僧袒而決渠胸露出瘢痕棟心怦怦動亟就與語嚙跡宛然疾馳告母載與歸相友愛終其身

棟子昱字文輝靖恭持重不疾言猝見非常終無倉遽之色初婚三日喪父茹淡寢苫竟禫除不入寢舍正統十三年服闋詣金陵魏尚書驥請與相見咨嗟久之事聞提學御史孫鼎贈之詩有孝著崑山第一

人之向是歲登賢書後選授平定州知州省刑緩賦務與民驅所惡而就所利州人德之後卒于官百姓如喪考妣歸櫬之日哭聲載道孟羨庵飯相望數里見者莫不流涕子統字尚素成化七年鄉貢士通判漳州已陞泉州同知愷悌清勤兩平巨寇民爲立石頌德致仕家居撿身率物内外斬斬稍有家法云

論曰梁氏之籍崑山自宋承德郎山西平陽府通判仲德始仲德子澤民元迪功郎婺州路經歷澤民子璨將仕郎太原府太谷主簿璨子孟鏞鏞子㰈以孝

友特闢平定泉州務滋其德其後子孫世有官祿于朝繼閨門之秀多沭恩寵人以爲發源之深而澤流長也豈不信然後稍微削在隱見之間而人情思慕之論世族者必推梁氏惟恐其後之不問也孝友之于感人甚矣哉邑志不載館陶事不可攷然嘗爲吏賦于民何至以子出贅則其所建立亦可知已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廿

王永和　子汝霖

王永和字用節器度宏廓十三能文章司訓林公鐘

一見嗟異稱爲公輔之器永樂甲午薦于鄉明年中
乙榜公念兩毋在堂遂選授嚴州訓導嚴士易公年
少故執經用相難苦公應口隨授析繭擢絲多老儒
之所未發輿論翕服退相語曰見王先生真可謂虛
往實歸世間學問寧有少長哉久之改訓饒州孜孜
奬掖十年無倦當公之訓饒也文廟頽圮亟請于太
守潘浩將新之守有難色公侃然曰明府重改作固
當而不念我夫子苦風日耶即閭巷小生猶思掃舍
守爲容俎地儒官受命于朝率諸生駿奔頽垣斷礎

閭毋已褻乎君子務本之謂何矣守恧而退卒從公
言會秩滿當遷少師蹇忠定時爲大冢宰薦公給事
兵科居無幾即劾奏錦衣衛都指揮馬順阿黨權倖
多以意羅織人罪薊州都督王彧不嚴守禦聽降虜
斬關而出上雖不報直聲已凜凜動朝廷矣無何陞
本科都給事嘗持節韓邸冊封其妃有中官偃蹇殿
上公糾之以法無少貸會少司寇缺銓部擬公公曰
刑科郭瑾資地高義不得先遂陞工部右侍郎時方
營建諸司廨署役繁事殷公至鳩工庀材事集而財

與民無傷害久之淮右大旱飛蝗蔽天公受命往撫之興革利病歲乃大稔已又治河于汴築堤鑿石疏通徐呂二洪運不膠淺正統巳巳也先薄都城擁上出塞公與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等數百人俱陷土木時八月十五日也上還北狩詔贈公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得年五十有九公性至孝喜讀書父子禎病痿手劑湯藥十八年如一日父病忽起所著詩文清麗條暢有梧竹集若干卷從公號梧竹云子汝賢字世英蔭大理評事次汝霖字民

望正統十三年進士奉公恤民勞瘁成疾歷官吏科
都給事中終河南右布政使
論曰王尚書立朝風度可謂大臣父子同居垣省敢
言事亦一時之榮華矣及歿其墳墓子孫了不可得
或云今居長洲予多長洲交亦未聞有言尚書後者
獨邑志載公大父名允吉父名子禎及公之子汝賢
汝霖而已攷公行事當不至泯泯無傳于後殆是予
耳目之未廣耶公以司訓陟臺省歷卿貳扈從不辱
其身于國家超遷之意何負焉嗟乎先朝不循資格

得人為盛其所激發者多矣

許剛　曾孫立　裔孫騰蛟

許剛字秉中永樂間鄉貢士通判鈞州廉勤敏惠所居無赫赫名而州人懷之未久以母喪去其任州人為製寶磁瓶以獻言曰磁鈞産也自君來此而民不苦磁請以抔土為君庚壽令異日者尚相憶乎公揮淚受之既服闋補霸州霸州之政如鈞又二傳為御史立立字伯基幼警敏明易詩二經中成化癸卯鄉試弘治己未登進士第選授山東海豐縣知縣豐

地方四十里藩邸別墅居其强半均鄭爲勞而王又
請牧地自益監司將議許之公持不可曰倘以王故
受讓有知縣在議小損而公立召其民受所請地隨
定額以絕藩王望王卒不能相加正德丙寅召拜南
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公在御史臺言事諤諤儉人多
目公會歲例偕省臣審勘市租省臣受贓論免而嗤
公者坐公不糾省臣出爲吉安府推官吉有王乙者
爲怨家所搆誣繫其父子八人論死公讞得亟反坐
誣者而活八人一郡大服尋遷漳州府同知公請老

遂致其仕御史之後又三傳為贈奉直大夫騰蛟字騰伯口微吃然多條暢之氣讀書飲酒意思豁如也十八補弟子員浮沉微遂間人無知者江右劉文正選訓崑山不能俛首事左遷給諫蘇某卒為所螫詞連公公抗聲與質辨指誓監司前見者流下而又獨身翼蔽司訓完歸故鄉人以此重公而公亦戢影貞山中作芙蓉集若干首見者謂為必得之技公亦慨然自命時已艾不倦也嘗與其子伯衡同秋試衡出將誦所奏牘公笑曰徐之頎翁翁為衡誦終其卷不

錯一字神色甚王其後衡擧于鄉公猶讀書海上沾
沾喜曰是兒足傲吾姑飲酒為樂矣公性長者絶不
喜談人過聞有及曖昧者輙叱曰子何從知之先是
邑中富家徙壁立乃依外家耕其硯以事父母聚順
萬端皆無所悔弟起鳳不竟學公覆翼之無令為世
眼所物色鳳亦謹事公皤〻黃髮相友愛如嬰兒鳳
病噎而公色焦然每聞嘔噯聲慟幾絶矣公嘗客游
天中踰嶺表涉海東皆有詩集行于世其在汝南與
蘇時雨往来倡和之作尤自謂賞心云

論曰方奉常言黃應龍氏故有寶庶文今攷其集不載而瓶質顧家已為所滅倘所謂此最佳何得在者耶然而鈞州之政用是益顯然則文與瓶皆非其藉之以久者歟御史治豊將鑿井便民飲食而城西古井甘泉溢出夫不與鈞州抔土相輝映乎奉直自大父載父昌國以及其身孝友為政井渫不食後以晉寧奏最封如其官君子以為未償所積也予覯晉寧之政清強有守蓋駸駸高陽氏之苗裔矣

趙遠　子昺

趙遠字弘仲永樂初以楷書稱旨詔拜青州臨朐縣
縣丞公爲臨朐廉而勤不以閒官自隘朝廷知之擢
禮部儀制司主事儀曹清秩公爲之益能而上念徐
州南達江淮轉漕往来之衝議置倉儲緩急廷推董
其事者清勤無如公詔督徐州營造公又不以清秩
自儆也庀材鳩工覈勤惰而勸率之不期年竣事天
子嘉其能超拜河間府知府卒于官歸橐蕭然不能
充驛傳州人歛錢扶柩送還鄉里葬馬鞍山北麓子
昺字叔昭宣德元年鄉進士終河南輝縣訓導亦善

貧孫成美鄞縣訓導

論曰按志唐都官郎趙緎壻于范氏遂爲崑山人然不名其所自来宋崑山州學正趙璧自淮揚元市舶提舉趙允中自開封爲我朝大理評事然則趙氏蓋兩族儀部之先不可攷以書得官與儀部相先後者又有趙楷洪武初有趙彥可見鞏昌府志崑山志不載其姓名可嘆也永樂之後景泰趙博宣德趙勉成化趙儼嘉靖趙鏞趙世貞趙士傑皆列科目僅存姓氏而已吳無譜牒一二傳後即爲所不知何人而儀

部三世有官職系可攷亦幸矣予訪儀部墓有斷碑
卧壠上山中人指示予猶稱趙太守云

黄鐸　子琚玘　張經附

黄鐸字希聲永樂十三年鄉薦性耿介有數椽逼縣
治居之授徒自給不造令從學者三日不授書但令
正立堅豎不動人或恠之公曰讀書易耳舉止動盪
多跛倚側媚之態學何爲乎鄭有林方營先祠適在
公許或問鄭貲費幾何鄭語之甚詳既退公語鄭曰
後有問者但可及工料不必詳太詳恐阻其慕義之

念盖其與人爲善動有矩矱如此子琚字廷佩隱跡田里讀書不輟次子玘字廷儀性沉毅美秀而才正統初由賢良徵授光祿署丞滿考以大臣薦陞溫州府知府捕盜有功屢受恩賚

論曰黃先生之裔不可攷今志亦不載琚玘將明志有之盖幽顯詳畧之際作史者誠難言之矣永樂間有張伯緒先生者名經成進士不拜教授鄉里二張項璁瞿泰安之徒皆出其門其教以絕嗜好爲主盖嗜好斷絕則小人無緣而至天下事可爲也其言甚

大論者比之先輩王樵王先生而希聲淵切矣

張翼　支鑑　王綸　附顧培　李元壽

予爲人物傳意在闡幽而幽者之不能必闡也則前志限之何則凡顯者詳而幽者畧也凡詳者又有志狀贈述子孫墳墓可攷而幽者未必皆有之取具名姓而已矣寥寥數言苟且完局則不見性情不辨品格漫衍雷同則何取述作蘇子瞻言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鼻口或在耳目傳神者得其意思所在則無不肖矣後世俗工便求舉體皆似亦猶作史者務

令百行皆完豈不謬哉予讀前志所載幽顯之際愴然心悲其所述數十隱士之梗概類忙時作頗疑其以甲之說爲乙之傳也姑錄其名姓散見諸傳間而其僅存什一符所見聞或其他紀錄可攷者有友五人焉

張翼字文翀性峭直不能容人小過然頗爲葉文莊所奬識有御史行縣貪而黠文翀舉其誤謬數端爲諸人分別言之御史閧捕文翀繫獄謫戍開平文翀居嶺外數年多自得赦還過文莊許或言後御史貪

黠事文翔裸袒謾罵如曩時不少悔一座默然而心韙之文翔善行草稱歐顏入室嶺北公署及所過溫泉諸名勝處皆有題識如虬龍拏攫勃勃有光氣京師諫院題名尤稱奇偉

支鑑字汝同整潔自喜都不與世作緣每旦起拂拭几案手界烏絲欄作百十楷字蠅頭蟬翼具有尋丈之勢或請書宮廟墟墓碑版莊體勻畫無異小楷人以為得書中三昧云嘗戲作叢篠潤蒲蒼翠如滴一時寫生家爭傳寶之

王綸字理之以字行偉幹修髯頂出人上嘗冠峩冠佩玉往来君子林中動止閒適吐音清暢不知者以爲仙人云少師事沈啟南稱入室尤工篆隸楷書不減率更令會重修闕里文廟撫臣檄公往視事穹碑大額肉骨停匀至今爲廟榜之冠嘗與修　武廟實錄及崑山志所著崑山續詠節烈編等書藏于家初公之師啟南也魚箋鵝素爭往其門公曰嘻此從師門入不足奇遂用書法顯而啟南晚歲不勝求多借筆于公公裔孫去非嘗出啟南索染帖數十紙每稱

公青尚于藍焉君子林者公所居在郭南溢瀆里

顧培字起元以字行贈武英恂冡孫也性好閒適卜居東城養老叚不以門第自伐布衣草屨泊如也善寫竹尤工篆隸時贈公巳老壽喜述作每有撰著必授公書跋而藏之而太保文康公亦時竊公餘派閒寫竹石貽公公處金紫焜煌閒安貧守志子子自將壽考卒

李元壽字仁山善楷書聞於閭里三原王端毅公恕巡撫江南見公書聘之呼爲李生舟行巡視必携公

與俱啟牘牋素皆出公手或無爲于舟中則令誦大禹謨臯陶蓇而莊聽之又嘗爲顧御史潛寫進奏書天子以其書爲善爲人淳篤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爲縉紳所重即他州碑石往往屬公云

論曰昔之工書畫者類皆不得志于時聊借此自快以爲當吾身見諸行事之實何係何求而後稍營營矣其不志何慳焉予弟大年字世長嘗受畫于吳趨張元舉不祈形似要得其意思所在者也而世長嘗語予此道非諧世之術不須有爲而作有爲爲之則

必不佳人稱世長畫似唐子畏書法李北海世長笑不荅而私于所親曰夫然則安所置我矣世長之書猶在季孟閒而于子畏直旦暮遇之也予作五人傳䇲志世長語夫亦其神之必傳者耶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

皇明崑山人物傳

吳凱　子愈

吳凱字相虞生不識其父奉母居貧里胥嘗召之役乃詣縣自白願養寡母不能遠離且有志于學令芮琳深器之許自便尋補弟子員貢入太學中永樂十八年順天鄉試選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改行在雲南司二司夙號煩劇刑曹郎多憚之公為之裕而

司無留牘亦絶無稱寃者久之又改禮部主客清吏司公念母老遂陳情致其仕公爲人端方凝重家居四十年絶未嘗有境外之問鄉人自長安来者輒道公故吏某某私詢公杖屨無恙甚悉無不款款情至公頷之而已都御史李秉嘗薦公沉練有局堪鎖鑰不報老壽卒里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子愈字惟謙成化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久之補山東清吏司署員外事主事又改雲南司署郎中事初貞孝以刑曹起家每爲公具言折獄之道公心皙然

既領部數以閲繙閱舊牘遂精法理一時奏讞咸決于公亡何出知敘州敘故僰地夷獷吏黠反覆不可制公獨持鎮定無事勤兵安鰲者土黠也嗾其黨以馬湖叛僚吏請擊之公持不可已忽遁去公勑十健夫縛以来諸吏請曰聽鰲叛旃擊既已遁卒縛之来何居公曰叛者鰲也餘人可盡戮乎遁而縛之一健夫之力何煩兵爲衆乃大服馬湖因是改置流官而流官亙煽亂至攫府印以去衆復洶洶公疾馳抵其巢諭之曰太守奉朝廷威福攫府印者殺無赦即彼

司失印將鑄與之而若曹以一寸敗銅自取撲滅何
夷懼遂納印土司晏然公清强有守謀定猝發在叙
九年終鮮蠶尾之禍撫巡最其奏遷河南布政司右
叅政兼理屯田先是藩府影占匿屯田以千萬計廷
詔御史直之彌連不可問公至立辨會有蜚語中公
輒自免

論曰予家與賢里蓋有貞孝塚云里父老過之稱北
吳大人墓予考其行誠長者叅政治事又何烈烈也
王司業言叅政偶與中使戲再敗辱之中使色沮堪

同列躡參政履不聽又敗之躡履者乃私于參政曰
公毋已甚乎公曰吾故不與黃頭奴作緣吾向者直
褫其魄手絕之矣其風義如此司業又言參政年八
十餘居鄉恂恂與人易無少長貴賤文待詔亦云兩
公皆參政館甥知之爲詳而貞孝淵粹矣

周號

周號字德元秀爽多姿性特和易不務高亢嶄絕嘗
以賢良薦京師薄遊齊魯燕趙間無所合退居鹿城
讀書味道表章先哲一時節孝忠貞之事多所洗發

嘗留意譜牒倣古規圖作族譜若干卷具諸矩䉬又嘗裨諶郡史爲劉昌李應禎諸先輩首事皆可有述于後而公意泊如也綸巾野服每從耆英社登高弔古談說當世得失之務風吹疏髯輒飛動看青天白雲倏然自遠人莫測其意之所會遊誦之暇潑墨淋漓輒爲好事者持去偶見國初人畫梅謂有意致濡筆揮灑遂盡其法所適宕過之一日會飲某家且酣顧視素壁瑩然可鑑公索水墨甚急萬花立就鐵榦拏攫如混沌中玉龍變化見者驚愕公亦自謂神来

嘗感揚子雲玄居寂寂自號草亭彈琴賦詩以終其志

論曰予弟大年曾摹先生小像予得見之飄鬚倩輔五官隐見停匀僊僊有青城氣予謂大年古者特絕之人其意思所在都于形外得想如先生風調不煩摸索蓋五官載而行之矣大年又購先生所畫萬玉圖横幅着齋中笑指示予如此飛越可令夜半暗香浮動也先輩黄丹巖作周草亭傳與予兄弟持論頗合爲删次其語傳之夫予與先生故有所徵之矣

盛顒　曾孫洪

盛顒字嵩養永樂十七年應詔詣京師　文皇試其才而悅之擢拜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公至清理逋賦決遺滯囚凡有施設必妙簡大僚之廉勤者畀之如天台夏廸河南時泰而後揔其成事剛柔緩急悉協機宜一時岳牧之選稱爲得體每廵行郡邑弘奬學校急親賢爲務故事江西省試暫寄學宮詐僞旣多濫冐特甚壬子秋當大比士公乃行營敞地南城剏建貢院嚴飭関防士通經史方許應試以故是科

得人彬彬稱盛焉乙巳領群吏入計稱　昭皇帝旨
詔留陪祀南郊特加寵賚衆頗忌之遂因言事者落
其職　宣宗即位公詣闕辨理授南京工部虞衡司
員外郎歷官八年三使藩府皆有廉能之譽加奉訓
大夫後以疾還陪京卒又再傳而有憲副洪
盛洪字思禹性方貌偉雖盛暑必攝衣冠危坐才嘗
裸跣遇事敢前然不以才氣自雄多嚴重成化二十
年第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被簡命出
按大獄無非貴戚豁璫糾紛盤錯之事人或爲公難

之而公游刄裕如不濫不溺皇帝若曰爾洪聽斷惟
精掐脩囹玷可倫朕任使會黄散仔倡亂廣南廷議
方正廉能之臣往餙兵備上特詔公提督海道副使
公廉察情形特嚴舶禁一切通畨買港私販私貨之
弊悉行禁革黄頭伍伯旁午夤緣求所以悦公而閙
之竇者何不至焉公挺挺正色約束惟謹直令逆璫
側目思中公萬端不可得乃用添設例裁革免官既
二年朝廷又以東事非公不可檄召公提督海道如
故亡何病殁尋擢山東按察司按察使

論曰人臣奉職循理皆可以爲治要之廉無欲者稱焉才幹之士措辦有餘以當方伯憲副之任亦可以濟退而攷其簠簋之飭鮮不怍矣其于臣紀何觀乎方伯再考衣無重綺迨其没年冬官如水憲副視獄氷凜四知裁革帰家数椽棟宇以才如彼守如此故乃可喜耳論者不察妄謂絳濯無文少飾吏治此夫不揣本而齊其末者也官廉非職外之奇而廉之于奉職由来尚矣焉用文之也哉

章賢　張翬

論曰丈夫面如紙不肯以手捉錢所在時有何有綰章佩綬稱天子牧民之臣多惠政各數十年至不能以身返其鄉寄死異地毋已甚耶昔者吾友稱君子固窮政不欲爲世所物色故子路慍見以爲濫也夫濫則不祥莫大焉傳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男子赤身隨地何妨投淵自快政恐難爲固耳予每誦斯言而壯之如所傳聞章太守張陵縣事何以加焉

永樂十八年南京中式舉人章賢字士希性廉謹毋事必求無悔于心初授大理寺評事歷官漢陽府知

府囑氷茹蘗終始一操既免官念鄉無四壁而所携甚狹不能歸乃僦屋留都低回之久得瘠下田數十畝僅給饘粥病死僑舍衣不覆肘隣人傷所遺𢿢器殮之歸葬馬鞍山北麓西去周氏祖塋數十武裔孫自闇字與可秀慧有文聲名籍籍諸生間爲掌教沈應奎所器重未久卒

成化十四年賜進士張翬字鳳舉曾父某謫戍滇南遂爲滇南籍而先世故崑人祖宗墳墓在焉翬既成進士選授桐鄉縣知縣銳志興革如夏日秋霜不可

狎玩然廉愛之心洽于、鄰屋毋喪馳歸囊無一錢後
補陵縣持操如初會縣多名豪請張爲吏公剗削之
卒爲所中遂免其官道遠不能歸還至崑山依墓廬
居之七年卒年三十有六縣令楊子器葬之小雲浦
東滎陽里張子曰陵縣反初服年未三十誠稍自爲
計故不必降志然後歸要非其意也然猶自知其得
遂首丘之義漢陽歸秣陵遊魂渺漠蓋在可知不可
知之間矣傷哉予毋想其當年形影遲回却慮惟恐
人之知之也君子哉若人豈與賣潔者同日語乎吾

鄉故不乏奇𢙣之士如吕沁州毛褐渡江龔杞縣授徒終老亦烈烈矣然其歸也井閭相望親戚相道故方之兩先生盖有幸有不幸焉胡威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此非真語恐人不知則清者何尚乎威盖儗其君知之故云爾吁嗟兩先生金紫熠爚之鄉故自有遯世而不悔者哉

屈昉　孫祊　玄孫儒

屈昉字季恒才情倜儻讀書不事章句嘗從軍崇明寫懷寄遠詩篇傳播爲廬陵楊文貞公所知楊問崑

山令羅永年季恒安在羅不能荅楊曰君尚不識屈某耶羅有慚色心識之既還縣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羅以公薦授廣州南海縣丞而是時選君偶見公詩有云一官自信無慚色竊禄應知有厚顔疑以爲刺也嗛之丞廣州十年不調累有惠政皆弗録乞致仕蒔花賦詩以老壽終有寓庵集藏于家孫礿

屈礿字處誠能讀先世遺書隱居不仕喜畫山水多深遠穠麗之致嘗受竹于夏太常昶卒未盡而太常故不喜向人寫竹公欲見其揮染弗得也故張絹素

于壁從太常飲俟其酣放時自爲之太常既醉輒馳去公乃縱意潑墨爲風雨竹數竿他日太常見而訝曰吾何從作此公以酒酣對太常諦視良久曰醉也乃忘結索筆掃数葉其頂上覺雨驟風旋竹情頓倍公乃自念吾終不能寫吾竹當作太常竹耳去學寫松遂臻其妙孫儒

屈儒字汝爲少負遠志自以家世儒業未試于時乃下帷發憤精科舉之學正德末年登第選南大理左評進寺副寺正講讀律令增益新例多所發明終福

建僉事在官屢有建白以清慎稱
論曰吾鄉齊禮坊盖有屈先生墓云稍折而西其南
爲龔安節壽藏東直上爲張新城父子墓新城世顯
然不攺闕而安節無子以壻周其祔岌岌僅存寔賴
其裔孫時煥保持之萬曆初建祠其前塚如故獨屈
氏寂寥矣季恒先生與安節公往来唱和文采表見
于世處誠亭于松竹之間雅爲好事家所矜秘而僉
憲成進士一二傳無聞焉予嘗見其手書律例標注
甚詳乃流落一椽史家豈父子祖孫之間故亦有隱

顯乘除之數不可越耶將公侯之後多去其籍人情大抵然乎由是觀之士之遇不遇故不足爲祥不祥也以僉憲之清慎猶若是他何論焉予毋登鹿城望三松秀色競爽雲際以爲處誠松也亦稱屈大夫松云

蔣明

蔣明字奎章少孤力學舉永樂二十一年鄉試選授慈利縣教諭方嚴有體隱然以師道爲已任宣德初奏請吳澄從祀文廟學者爭師尊之公益廉謹自持

挺挺不屑阿附每遇迎謁必令儒規憲度相御而行會臺使行縣傲慢無禮色辱公公輒避黌舍僦居慈之東阜决然請去士大夫不能平詣公謂曰事易白也脫有請者不敢愛吾鼎公笑曰吾斯之未能信何以請爲就令請之而得僕僕車塵馬足間俛仰顏色能無愧于心耶吾甚悔不知廣文之賤徒取大冠如箕綏若若趨走貴人前哉吾先人之敝廬可蔽風雨薄田可贍饘粥遺文可示將来吾顧爲一鄉之士吾空文自見耳于是折節讀書考訂今昔作崑山志若

千卷行于世註文公小學

論曰吾鄉之有志自宋凌萬頃始勝國時楊譓繼之板藏太倉庫中今不可攷明興有李麃志蔣因而重之駸駸大備矣方志疑顧氏之太簡固當至謂蔣不足徵何哉鄧文潔有言夫子蓋嘗絕四以信于天之春秋然後付知我罪我于天下蓋作史若斯之難也後之小人不求已信率爾妄作其甚者掩襲前美故相凌軋而并竊之此豈復有春秋意耶慈利避色惟其禮辨誣求其信筆之爲志豈誣也哉

張翔

張翔字元龍耿介不群猝遇非類望望然去之曰此輩不可與作緣久必爲害嘗屢應鄉試不第正統初用薦授江西按察司照磨歷官睢寧仙居二縣知縣陞滄州同知終瀘州知州所至皆有德于其民口碑心祠往往而在當道累薦之封父恒如其官公性喜吟尤工篆隸閒作喬柯竹石方尺之紙具諸生韻既歸鄉閭與孫秋官蘊章觴詠不輟然動如禮法曰詩以達吾意酒以適吾情則止矣沉湎酗德非所欲聞

子澤字宗恩正德中歲薦選鄞縣訓導方嚴整飭雅有儀度識者稱元龍有子焉

論曰語有之麗朱者丹附墨者黑交游之于人甚矣哉瀘州不輕與人晚歲偕秋官聯社凜凜猶恐其渝也斯其隱衷檢柙直逼古人訓導之方嚴所從來矣朋友之交調劑五倫豈誣也哉予因瀘州事獨贅言之毋令後人托於于野之同作詩寫字淋漓自放爲任達也

王資　從子庥　孫億

王資字之深醇厚清飭孝父母以明易薦永樂癸卯鄉試中春官乙榜選授浙江武康縣學訓導檢柙模範廣植桃李凡十年陞南京翰林院孔目復滿三考將奏績長安語所親曰吾落落冷局久非所堪豈望復踰才分故念吾二人且老幸無恙可及一命斯不負二十年懔懔奉職之意將在此行矣其詞悽懇覬者心動既報最果超陞本院檢討檢討七品官及瓜法當榮父母公捧檄色喜益勤其職讀書勵行無異筮仕時未半載卒君子傷之子慶河南尉氏教諭有

行任庭孫億

玉庭字元直髫年嗜學爲葉文莊鄭介庵所器重天順壬午鄉薦成化丙戌授陝西鄜州學正鄜在邊鄙士不知學公至勤率之稍稍輩起有登賢書者辛卯典江西文衡故事御史聘學官典文先擬目試之示慎其選公持之不就試但署其牘曰未聞枉已而率人者也御史是其說命就事更加禮焉既撤棘一榜稱得士云丙申九載秩滿改授高唐州學正已亥遷國子學錄封登仕郎弘治戊申超拜瀋府長史端嚴

簡默每事必以禮匡王王嘗命作崔徽負心論公歛容曰此元稹小孺子浮淫假托之詞非其所聞王亦改容謝之君子謂王長史有江都長沙河間之風焉而其人直可爲朱雲汲黯當時以爲知言

王億字輔之幼孤奉母與其兄俸及從兄傅切劘爲學自念家世受易務搜討洗發著爲新論傳之其人門人日進稱王夫子公亦抗顏自負欲以見之行事不徒章句之工而已也母晚歲病魘寢而不寐公卧起榻旁陳黃帝岐伯之書究觀五臟胞絡之異嚼齧

草木調攝寒暄更數寒暑不輟毋病良已聞兄謦欬輒屏立毋敢逸豫生平所得修脯未甞異財落落釁校閲四十年無牢騷之色公好著書皆可底績甲寅之亂公上守城事宜令如公言得不敗使君熊其[illegible]分司東南浚凥浦公上三江圖說用其言而水利後以子貴益杜門却掃不造令四方同游之士持莭過其門者必峻謝之曰使君不通故舊禮也里中佖佖敬憚之稱後舟先生

論曰予嘗讀書王氏與鹿園謁長史墓志所載祖墓

後房黃字圩之原者也因得覽其家乘王氏出宋王淮之後國初福二者徙居崑山甲子里生義之義之生禮禮生資質長史公質之子也其後業儒不絕資以軒林起家生慶慶生億億生宇其人風雅文藻登嘉靖癸丑進士三守劇州多去後思歷官遼東行太僕卿遂致其仕次宙厚倫結客好施與嘗奇其子選謂可繼太史之業後不售而儒業至今彌昌云嗟乎士人讀書營進要必以孝友爲本予觀王氏累世良侭後舟之裔孫有曰濟與新者思表見其先德如不

及焉以此知君子之澤五世未艾也

朱昌

朱昌字顯道重厚寡言不能匿其心以諧物義所不出屹然砥柱初受春秋于吉水蕭引之旁通三傳都于言外得想按事誅心雅與經合嘗謂經世之業必就古人痛痒處磨勘淨盡然後臨事有力久之不遇由國子生選授中府都事故事府幕取唯諾修文具而公引經攄傳務行其心之所獨是僚幕不悅爲條府中事宜數十欵令公逐對用相難苦公條對甚悉

若老于其事者一府震慴襄城伯其適掌事御下特嚴獨禮重公曰此可不負吾慕賓矣又久之予告歸里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常日中不能炊巡撫周文襄恍籍田江南以羡畝五頃遺公曰聊爲文人具饘粥公謝却之退語人無爲子孫累也既寢疾布袍舊籍盡粥于市後幾不能殮云

論曰昔鄭介庵嘗作朱都事志亦不能詳述其梗槩聊據舊志所載兼引章漠陽呂沁州之義相比雖未盡然已如點氷片雪颯颯凉沁肌骨矣輓近世溪刻

自處動取敝衣惡食賣潔于朝後世無傳焉都事之行寥寥直令千載下人有所篹述十指自動夫其氷蘗之操無二無雜有以信于世世也孟子曰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惟風則長余爲都事立傳惟恐其盡夫有所風之也夫

甘霖

甘霖字用汝博學工文詞累試不售宣德乙卯貢入太學上舍尋授福建延平府同知轉浙之衢州在任廉平不苛號能其職衢大旱公徒步虔禱俯伏移時

雨乃大澍其明日又雨田疇沾足民以爲神三載滿考遂致其仕藩臬大吏及諸士民懇留萬端曰公何不少須以伸朝論而汲汲爲公笑曰古人急流勇退其茲緩矣既返初服縱情山水文酒間蘊藉風流爲一時之冠先是龔安節諸賢故有雅社用以表正鄉閭公踵而行之爲社長衣冠儼雅笑咏灑落動有先正矩矱卒年八十五公性孝友父伯清疾亟以孽子寄屬公俾善撫之令有成立公遊成均而寄家居偶出嬉戲遂失所在公聞悲愴不自勝踪跡萬端忽忽

王稔歿謁選長安為文祝其先曰其不遇盜不敢就職至則懸賞購求俄得之京民安士傑家為安操作公相持泣甚哀知是吳儈田某誘致京師賣安為奴公請贖甚力安亦感公情至許載與歸既還友愛深至訓養婚娶務倍于伯清時

論曰龔生嘗為予言甘先生墓在馬鞍山右西去沈氏文筆山居不十弓故有墓門石沒草間久為染人濡齒殆盡不可讀予往視之五塚漸夷殘碑在地僅用汝甘公四字隱約可辨四顧亦絕無人堪備問者

㩳然久之峬攷邑志先生名姓㑔歷附載梁棟傳中而所記里選選授時月亙有同異反覆悶然當時碑版去今尚百五十餘年定可攷何含沒沒至此已又得沈玄谷所爲甘公壽藏碑文于沈之裔孫尭封家作甘先生傳龔生又貺予黃應龍詩文會叙首列先生同社一十五人皆具名姓遂附列其後嗟乎士固有一時燁然未久漸滅而此數十先輩流風餘韻芬人口吻往往望荒丘衰草而出涕談何易哉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豈其信乎今古寥邈傳者幾

人隨所成就無不卓卓而尚論者何易言之也夫其爗然者詳而寂寂者畧耶讀應龍氏之作知今昔人之不相及久矣

甘用汝 霖　沈誠學 魯　周彥聲 振磬

張克讓 謙　周叔倫 叙　呂文遠 穆

周廷章 瓚　陳孟佐 明　沈應禎 祥

張敬之 穆　張景文 奎　朱日南 夏

孫蘊章 瓊　夏德聲 文振　朱德敬 瑄

龔理 子綏

龔理字彥文丰姿秀偉挺挺有幹局堪大事宣德己酉領鄉薦癸丑中乙榜詔賜冠帯讀書太學與庶吉士同課翰林正統丙辰登進士第賫賚江浙還廉無害拜水部主事忠勤清敏曹事不煩而治尋拜都水郎中萬億委積不名一錢廉幹之聲播滿中外會河決張秋天子擢徐有貞以僉都御史相視又慎簡方岳大臣協治之曰河工不成無廉吏故政府疏公名銜以進上喜曰龔郎中手不捉錢茲往哉河清可俟遂超拜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公至賑貸飢民悉

度地利先後上流[illegible][illegible]百里置八閘以殺水勢河流旁溢作九堰障之然後築大洪口以次底績漕路始通蓋公之出也毅然以河工爲已任夙夜勤勞衝冐霜雪然不欲自居成功每有条畫輒削其牘朝廷知之未滿考已注爲吏部尚書而公疾作矣公在東時興革利弊敷行禮教諸屬吏稟稟奉職有敗易弦轍終其身頌公義不忘者東方人至今思之稱爲廉布政云當公之爲都水郎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適在文選兩人相得歡甚賦詩飲酒昕夕無間及文達居政府遇

主有爲而公沒且久天下謂龔公若在必能相與有
成更進其道無疑耳死之日橐中蕭然惟先世遺集
及所著最美集數十卷鄉人重之諡曰清惠公有子
四人長綬有文行成化十七年鄉舉選授青縣教諭
未久自免歸敦尚老成惟孝友爲爲政業文莊盛張
憲副和每言生子如龔朝美自可不愧彥來後朝美
綬字也孫坤引治戊午舉人
論曰英宗十三年河決滎陽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
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景皇帝四年再決張秋隄

瀆渠淤朝廷幾無造矣徐武功之相張秋也請先疏其水水勢平則治決決止則濬淤于是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自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六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崖由李崖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豬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逆流清源其功浩渺而惠利甚巨可澤百年然聞之劉文安定之其說多出彥文氏徒以朝廷之體悉歸武功然山

東人言治河功必曰龔公惟民有口豈不信哉先輩稱文安居官論議據理直言略無沮忌其肯以朝廷治河之事而率行其意也哉清惠之澤施及孫子雖百世君子以爲未盡其用也

夏佑　弟遂

夏佑字存賢宣德中以儒士薦授臨海縣縣丞未一歲左遷廣東海北塩課提舉司白石場大使時胡忠安濙爲禮部聞公才名薦陞本部鑄印局奉毋京師尋改戶部檢校批驗所大使九年通考陞福建建寧

府廣實倉君卒于官公性豁口爽銳于立事自爲儒士時綽有俊聲人謂公功名未可量而公聞命即行無將来想遇事敢言不能容掩人過聞者意其險峻難近乆乃信公不欺絶無町畦崖岸然用是秩毀積官三十餘年南北走萬餘里始得入從九品官銜不過大使君子傷之第遂穿存良穎異絶倫十歲先補增廣生時少宰俞公山爲訓導目屬公而教諭朱公晃故抑之令成大器公益感奮力學厚自淬礪十九登賢書明年成進士予告婦娶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是

時天下太平夷人朝貢不絶于道賞賚旁午皆倚辦
本司公氣度脩遠瞻對豁如北送兎刺南護爪哇所
至無驛騷之苦而夷人帖服各歡其心正統十年充
會試掌試卷内簾十三年奉璽書遼陽陞賞有功將
士各稱任使本部胡忠安絶憐重公毎遇煩劇必以
相試公知忠安意慎勤弥至養亦弥冲亡何以疾告
帰未至一舍許聞毋病遂絶得年三十有三
論曰胡忠安立朝奬成後進因儀部識臨海丞辟爲
鑄印局使此非處賢者之路要欲觀其所由不次需

用竟于坎壈終其身人之知不知故未為遇不遇也然因是與其弟奉母京師聲華至今萱荊榮會之什孝友略覩矣夏之先曰友諒者臨海祖也八歲能詩十九而卒世共傳其神駿林參政奇之以女妻其遺生子善長生子四人長倚李遜有聞于時何無忌酬似其舅斯何負參政哉林母方就館夢神人授一子額有朱痕儀部生而痕朱瘢宛然早成進士然而臨海之挺勁不愧其弟政復二難耳儀部歿葬馬鞍山西麓臨海之墓在邵家灣延福庵後菜圃其前為參

政故宅夏氏五世孫士琰暐居之讀書孝友多所不屑余每與士琰語清强有守覺臨海儀部凛凛有生氣也

張和　弟穆

憲副張和字節之少警敏讀書數行俱下與弟參政敬之穆治古文尚書數從明師問同異其學甚深正統己未同第進士名噪都下翕然稱二張先生未幾憲副予告還家授徒自給益奮于淵學程猷經用譽望弥崇景泰庚午主江西藩試號稱得人明年拜南

京刑部山東司主事執法平允稽析詳明楊尚書器重之大小論報必從公勘定乃行六年召入翰林修宋元通鑑綱目建白爲多天順改元進浙江司員外尋陞郎中時申飭學政慎簡提學官乃以公爲浙江按察副使公久著令聞浙人士想望風采不啻景星威鳳既至品第人物晢于燭照又待士有體與論推服亡何病卒浙中士大夫多跋涉千里臨其喪哭盡哀而去初憲副里居時參政授行在工部營繕司主事尋改刑部福建司選員外郎甲戌同考會試再遷

山東司郎中凡折庶獄咸服其平進階奉政大夫贈父母如其官公與憲副名位累等而憲副在告久故貤封之典皆從公貴　英皇帝復辟親擢侍從分布憲臬遂授山東按察副使歷官九載大著憲績成化元年滿三考擢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專理清軍故事勾補軍伍卒解丁查照道多餓死公令所在究覈移文申報而已有以例請者公輒曰但使軍就伍而民免勾解之害何例爲二年奉表入朝尚書李襄敏秉素重公薦擬大用會襄敏被劾詞連公輒自免

論曰二張先生自其受經時才名相埒彬彬稱昭代機雲也以予所見篠庵勿齋諸集信然憲副不免京兆之嫉落第秋闈怡然無愠參政年十九先其兄得之曳公車弗肯進曰何有兄弟齊名而先阿兄一第者耶已未之役參政舉第二人憲副以一目眇不前臚唱從容語弟豈亦由京兆乎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參政副使山東猶衣布素兄製金緋分衣之始備品服而憲副之喪幾不能葬是何趣操哉世稱二張師事同邑張經華亭陳文璧吉水尹鳳岐

斯亦淵源所自矣故夫學問不深入見聞不廣大而漫衍葩藻如鮮雲過眼豈不爛爛後漸灰飛也千載下讀二張傳覽丰稜犀利逼人眉目豈偶也哉

沈愚　弟魯

沈愚字通理善章草工詩清圓錯落如閒珠相連滚滚不自休嘗薄游秣陵十年受李公晃四聲字學不越月盡窺其秘金粟武定諸公子皆折節下公公以禮自持處夷惠閒無騷人墨客之氣既歸里過劉敀之墓緬仰高風作懷賢錄通曉音律人有誤輒舉其

端而反之其音若絲識者比之公瑾嘗雪夜賦絶句云尾爐温酒夜燈前紙帳梅花伴鶴眠不似玉堂金馬客五更風雪去朝天業醫授徒以終其身卒年六十九弟魯銘其墓其銘曰胸藏千卷書音吐皆驪珠文章煥爛五彩舒風雲入手筆底驅天生逸才不受拘脫然扁舟游具區長林陡澗從樵漁從心之年未可逾殘霞返照帰桑榆清風蕭蕭吹敝廬文筆峰高月轉祊百年埋骨山之隅游宦有子来下車當時謂得情性云

沈魯字誠學爲文踈宕高邁有奇氣骨與弟訥應試都下一觀即出不更往而弟得雋官至憲副別有傳公意思脩遠不受世網排澄然時有頓挫神骨愈全文理亦愈王一時碑版必出公之手爲重公亦寬然應之酒酣筆縱如項羽破章邯壁上軍無不人人震悚輒自取大白浮之顧影而笑周文襄公忱撫江南就公咨事稱爲練達太守況鍾有致于公公却不受退語人某即不類豈無諛墓金可給饘粥而溷應太守爲晚歲養真味道以清虛自課閒往斯文社嶺

積疊叙傳箋荅多寄于公未嘗少倦卒年七十

玄白窩公所自志也

論曰沈之先有絶聽老人者公之祖也名貞以醫顯嘗取李浩傷寒或問郭雍補亡自漢迄今凡論傷寒者以合于仲景之論爲一書名曰傷寒會通至其子方始用藏書顯通理以詩誠學以文二業並就知名當世猗歟休哉通理再傳爲金馬其後無聞而誠學之後爲存爲僎以鄉舉大楠紹慶應明以進士大楔衍慶亮封以里選豈其先有厚施歟而世簪纓勿絶

也沈氏自宋義倫以功開國傳十有八葉而宋革命迄元不仕隱吳縣之竹橋其後醫學正復本爲崑山人然稱者必曰竹橋沈云予訪易蓮峰先生墓通理墓適當其左始知志銘中文筆峰高月轉初之句而所謂玄白窩者則在天平東麓之穩厚山去郡二十里

沈訥　子撰

沈訥字文敏弱冠補邑庠生嘉興朱冕適掌教事課士嚴切少許可獨以奇邁稱公宣德乙卯薦于鄉兩

試乙榜不拜中正統七年進士第授大理寺右評事
制部院大獄决平大理稍不當得批駁施行公持大
體不受私謁遇所駁能令受駁者無退言廷中稱平
巳巳滿考階文林郎尋署左寺副景泰元年陞福建
按察僉事專督松溪銀冶時沙尤盜起往來翕忽而
松溪利權所在冶戶洶洶公潔巳率人務清正供嚴
絕侵漁戶民帖然趨役踰年盜起慶元入松溪縣界
亂歷黄熊望浙湛盧諸山中統兵擒之得不滋蔓陞
食四品俸五年鄭懷冒勢甚猖獗公在政和得報星

發各村民快并勒守堝官軍會同鎮守巡按三司悉力征勦無使遺孽公亦披甲上馬屢獲渠魁懷冒平尚書孫原貞具題曰鄭懷冒僞稱王號刼掠平民七閩望風嘯聚爲亂若非駐劄松溪僉事沈某先破巢穴豈易授首疏入天子嘉之天順二年陞本司副使階中順大夫卒于位公長不踰中人饒膽畧多筭既入棘寺始習刑書一覽便通曉律例且知刑家之患無過淹滯苛刻及居外臺躔而行之兩喙爭譟片言具眼凜若糾紛不廢欽恤閩中稱法官者以公爲首

嗣子僎字公輔性敏博學爲文有奇氣成化丙午舉人雅爲學士汪諧所知識者以大受期之未仕而卒

論曰鄭進士文康作沈憲副志詳哉言之惜其才用之未竟也昔仲尼七十子之徒端木之達冉求之藝不能相兼憲副判牘臨戎綽有餘裕而所著兎園下里諸書議論悉自己出真行草在晉宋人間駸駸求賜之長也豈易哉沈氏孝友詩文于茲爲盛憲副又用吏治顯志稱其疾亟時執母恭人手泣曰歸當以僎爲嗣僎又才高早達卒阨于年豈刑官廉者法無

後耶果然然則天之報施何如也悲夫

龔琚　孫震

龔琚字彥中性好藏書周急爲務賓從戚友至者如歸或遇病疲死喪憂患雖倒廩傾篋無悋于懷有以書售者即費金必購之人或高其價以相紿亦無計問故一時藏書之家能先屈人指而公婆娑萬卷中能盡通其說亦復能了然于手其視一切世味泊如也會邑子某請爲陰陽訓術公亦聽然許之旋即解去築安晚堂自娛遇風日清美綸巾鶴氅曳杖行歌

于花香竹影中飄飄然故有林下之氣里人高之稱
竹庄先生子綬綬子曰武岡君武岡君名震字敬修
明豁有度自其為舉子時已頎然有幹濟之望既領
鄉薦通判漳州時王文成守仁平汀漳盧溪諸賊領
調兵食將士宿飽已當一隊又能深入先登文成將
薦之而公故有條議忤御史旨幾落職尋調守武岡
武岡王淫酗縱諸健奴不法而王府第逼州南門居
沽負販數受凌奪無所訴公一夕發卒百餘人塞城
南門而穿一便門通往來諸健奴震慴相顧愕曰吾

等望柱後惠文冠無非家令今日膽落州官矣王亦仰屋氣息不敢問也其敢敵類如此亡何疾卒震再傳而有杞縣令

論曰柳下惠不卑小官必以其道此亦古人之義非苟然而已者也龔先生之為陰陽訓術其進退必有道焉不然讀書行義如彼而沾沾祿仕欲何為者武岡君不避强禦能相王文成殺賊斯豈無挾于中而一御史扼之能令不盡其用即文成亦末如之何矣嗚呼小官之于天下難矣哉而世俗卑之以為不足

爲嗚呼是[illegible]之不能爲而故以此自解者邪

張能　　子注

張能字尚德正統間以鄉貢引太學生景泰二年拜杭州新城令新城在亂山中民俗朴野少文藻公至勸學興禮不務督責而躬率之期年教成彬彬多文雅之彥獄訟寂然積十有二載無吏議最章薦剡焜煌于朝當道將欲用公而公賦歸來蕭然鼓篋[illegible]矣當公之在新城也嘗以俸餘得木數十章度家居隙地廣狹作室三楹寄桴歸里至是室成公宴息其中

閭省老母外與騷人韻士浮白放歌意豁如也客有
緩急未嘗以無爲解初游京師有故人奴負官租不
能歸公傾橐出之而故人無賴反詐言公負吾金公
亦責金償之弗以屑意子注字時雨修幹偉畧豁達
酷似其父饒孝行晚歲亦以貢司訓宜春課士有法
時汲靈泉掘黃精啖之便欣然竟日忽忽三考遷教
潮陽又復八載士風丕振嘗訪大顛遺址覽昌黎故
跡慨然太息久之遂致其仕既歸神明湛寂齒德並
茂閭寄見夢晝必響答一日抱五代孫手摩其頂嘆

曰吾身經七朝眼見五葉予分過矣咄嗟閒遂逝得年八十有七

論曰周茂叔有言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吾每想其優閒自得隨寓皆安之致信君子之所養也以觀二張先生其真若人之徒歟按志稱兩先生皆倜儻有度喜吟好施予而耿介之操有確乎不可拔者新城椁室世服其廉斯又過人遠矣潮陽摩孫頂而長畢即尸解何以加焉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